

■对 话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陈启文：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

□本报记者 教鹤然

采访手记

在赴东莞调研时,我采访了青年作家马益林。闲谈中他提起东莞地区文学“老带新”“传帮带”的传统,用了一种很侠气的表述方式:“陈启文是我的师父。”这也成为我对陈启文老师的第一印象。

此后多次约稿交流,他一直耐心谦和,每每及时回复,直至此次鲁奖采访,始终如一。7月18日深夜,陈老师联系我,说他马上就要启程回湖南老家,拿到采访提纲以

从不确定性出发,恪守文学的真实

记 者:陈老师好,祝贺您的报告文学《穿越人间的象群》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。书名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,仿佛看到象群走在穿越人间的路上,它们来自何方,又要去向何处,都引人遐想。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和写作过程?

陈启文:标题是一部作品的文眼。在给作品命名时我都是用用心琢磨的,就像给自己的孩子命名一样。《穿越人间的象群》是一个原创性的标题,其寓意就是印在腰封上的一句话:“人有人道,象有象道,一群穿越自然与人间的象,在复杂的生命现象背后,把两个世界走成了一个整体。”这两个世界就是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。

说到本书的缘起,想起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一个发问:“一个不了解大象的湖南人,如何写出震动文坛的生态巨著?”这话问得有些夸张。其实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第一章开头就有交代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,那正是我从肉身到灵魂都渴望出走的年岁,我利用一个暑假奔赴西双版纳,就是想看看传说中的野生亚洲象。这是一个明确的目的,却得到了一个迷茫的结果。我在热带雨林周边没头没脑转悠了一个多月,仿佛一直在世界的外部打转,连野象的影子也没有看见。而这次追踪云南野生亚洲象的迁徙之旅,我不是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来,而是带着满头雾水而来。我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出于好奇,而是想要探究大象究竟怎么了?大象是大自然的象征,也是生态的象征,作为一个深耕生态题材的写作者,大象这次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,给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探究生态问题的契机,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。

有人问我现在报告文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?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。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,追寻真相的过程从来不是从确定性出发,而是从不确定性和各种可能性出发。带着问题意识反复追问,贯穿了我追踪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。为什么要追问?“我知道我无知”——这是苏格拉底的智慧。古人曾问“何人为我追寻得”,唯一的方式只有“千山万水相追寻”。当我踏上一条在自然和人间迂回迁徙的象道,才知道这次追寻有多么艰险。但凡大象走过之处,都是一条绵延的生态走廊,亦是一段云遮雾绕的险途。最终,我把象群“北移南归”的象道重走了一遍,描述了象群迁徙的每一段关键行程、每一次犹疑中的选择,以清晰的时空结构还原了象群从出发到回归的全过程。这个追踪过程,既是对过度演绎内容的辨伪求真,也力求以真相打破公众对象群迁徙的浪漫化想象。

记 者:几年前,云南一群野生亚洲象的北上南归成为社会热点新闻,当时许多人都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它们的行踪。这几年来,以象群迁徙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已有多部,比如杨志军的《大象》、湘女的《勐宝小象》、鲁莛南的《大象穿越北回归线》等,但体裁多为小说,有较大的艺术虚构空间。您在创作时,是如何处理“报告的真实”与“文学的底色”之间的关系的?

陈启文:报告文学是绝对不能虚构的文体,却拥有宽阔的文学表达空间。从真实性看,报告文学首先必须保证客观事实的真实,如何时、何地、何事、何因、何人,这是新闻五要素,也是保证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五个基本要素。从文学性看,任何一种文体的表达方式都可以为报告文学所采用。我是从诗歌写作跨入文学之门的,然后是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,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,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。这也让我在恪守真实性的原则下,将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融入报告文学,但这样的文学性又与虚构类的文学性是不一样的。贺绍俊曾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发表过一篇名为《在大家引领下穿越生态的思想屏障》的评论文章,认为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“文学性”主要表现在语言上:“报告文学的语言,不能像小说一样,更不能像诗歌一样,可以云山雾罩,朦朧含蓄。报告文学语言要在诗性意象中又不失准确冷静。陈启文的语言就是这样,既准确冷静,有效完成了报告文学的记录和传达的任务,又富有诗性意

后,第二天一早以语音的形式与我交流。他一如既往地认真诚恳,逐一答复我的问题,我也以为他回老家只是一次寻常的省亲。没想到,23日看到他发朋友圈,转发了一则8年前的旧文《无家可归的故乡》,才知道他的父亲已于20日仙逝,入土为安。也许,此次访谈中最后一个问题谈起的那双“故乡的眼睛”,将永远凝望着他的背影。

严格说来,这不算是一篇“采访手记”,应该算作

“后记”。前几天,我怀着“按图索骥”的心态,去了一趟西双版纳,去《穿越人间的象群》中写的野象谷看了看。尽管雨季时分很难看到野象的踪迹,但那种自然万物与我同在的感受,还是让我觉得不虚此行。正如陈老师在访谈中说的那样,写作者“往往是带着某种使命出发,这样的使命,只有属于生命最深刻的体验才能实现”。



象,让人得到审美的享受。”我非常认可他的评价。

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真相

记 者:为了更好地完成创作,您不顾气候极端、环境恶劣和路途遥远,多次走访青藏高原、可可西里、西双版纳等地考察与采访。这种深入生活的真实体验,与纸上得来的知识相比,给您的写作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收获?

陈启文:从我个人的写作实践看,报告文学是最有挑战性、最具难度的写作。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,往往是带着某种使命出发。这样的使命,只有属于生命最深刻的体验才能实现。如你所说,我要揭示可可西里的真相,就必须进入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。当我登上青藏高原雪山冰川时,高寒缺氧,头疼欲裂。还没来得及适应,瞬间狂风乍起,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席卷而来,整个人瞬间被卷进冰雪世界,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。这不是一般的写作难度,这是用生命在冒险。又譬如说,这次追踪象群“北移南归”的迁徙之路,无处不是天险绝壁,那个艰险的过程我在书中已有描述,我把这个过程形容为“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真相”。

记 者:繁荣生态文学,讲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,已成为文学界的共识。您的创作常常关注生态保护主题,除了本次获奖的作品之外,也包括此前的《命脉:中国水利调查》《中华水塔》《可可西里》等。您认为,生态文学创作应该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?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?

陈启文:生态文学创作是面对世界、面对存在的书写。自然界就是世界,而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。对于生态文学创作,我总结出了两句话。第一句是“自然让文学发生”——美好的大自然会自然而然地让文学发生,第二句是“文学为自然发声”。

从我早期的生态文学作品看,大多是热爱自然、讴歌自然,侧重自然景观描写或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写,这样的书写如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和生态学家约翰·缪尔所说:“走进自然,你会以最温柔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。”然而,当我开始追踪采访报告文学,却发现这种“最温柔的方式”如同幻觉,我的生态书写便从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写向关注严峻的生态问题、反思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度书写转型,逐渐形成兼具现实关怀、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创作格局。自此之后,我一边书写自然生态,一边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,这种贯穿式反省就像一次漫长而深刻的检讨。这些作品堪称反省书和忏悔录。

《穿越人间的象群》是我本人生态文学创作的一部“集大成之作”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观点就是从物种命运与人类

文明交织的角度,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,提出了“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”的大生态观,并在书写中确立了“人与象双主体”的视角:一方面,生态文学为自然发声,那些大象也好、鱼类也好、生灵也好,它们挣扎的命运、呼号的声音、痛苦的呻吟,我们要以文学的方式让人类听见和看见。我们既要正视它们的存在,但也不能矫枉过正。另一方面,当人类走进自然,也会在自然中重新认识自己,找到自己的位置,我们从来不是大自然的主宰,而是自然之子,大自然是我们与万物共生的母亲。我觉得,这种人与自然“双主体”的视角和“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真相”的精神,就是优秀生态文学作品应有的特质。

报告文学恰是最有原创性的文体

记 者:不久前,曾邀请您为《文艺报》评论版“文学原创力笔谈”专栏撰文。当时,您谈到为创作《袁隆平的世界》做准备,思考如何写出家喻户晓的人物背后的新意,其中有一句表述让我印象深刻:“原创就是往生命里写,往心里写,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,就是心灵本身的形状。”能不能请您谈一谈,报告文学创作如何“绷紧”原创这根弦?

陈启文:我觉得,报告文学恰是最有原创性的文体。文学的分母永远是生活,每一部作品都是分子。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必须深入生活、抵达现场,去捕捉第一手素材。第一手素材往往就是填补空白的素材,这本身就是文学原创的一部分,这保证了报告文学的客观真实,但还远远不够。作者还必须要有生命体验和真诚的精神参与,只有将生活素材转化为创作的精神资源才能达到本质的真实。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“原创就是往生命里写,往心里写”。

现如今,确实有不少人认为报告文学是“原创性最低的文学体裁”。对于某些“报告文学”作品这可能是事实。有的人确实有投机取巧的心理,一味追逐重大热点题材,又不愿意下苦功夫去追踪采访,采用的都是公共资料、公共数据、公共语言写作,从素材搜集到写作流程都没有任何原创性,其现实在用AI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,这注定只能写出千篇一律的文章,还会出现大概率雷同或“洗稿”现象。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,那么报告文学写作就真的会变成“原创性最低的文学体裁”,也可以被AI轻而易举地取代了。但这不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错,而是某些“报告文学”作者或作品的问题。我坚信,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写作者,决不会这样轻易被AI取代,而真正的报告文学,永远都是无可替代的时代文体。

记 者:去年,《文艺报》曾组织调研团队赴东莞调研,那



时候,我了解到您以樟木头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为依托,悉心指导、扶持了一批当地的青年作家。您对当下的青年作家创作有着怎样的期待?

陈启文:早在“新大众文艺群体”这一概念提出之前,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《文学是真正属于底层和大众的》。自2010年以来,我依托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、长安文学论坛、东莞文艺名家工作室·陈启文文学工作室开始培养这方面的文学人才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“在东莞铁皮屋里背娃写作”的莫华杰。我见到他时他才20岁出头,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,从小患有强直性脊柱炎,来东莞打工时走路还不方便。我看了他错别字成堆的习作,那简直是“三不通”:文辞不通,结构不通,思路不通。但我也发现他具有文学敏感度、细节捕捉力和野蛮生长的生活体验。这是原生、独特、稀缺的文学潜质,特别值得开发。随即我就把他收为我在东莞的第一人室弟子,就像师父带徒弟一样进行培养,当面给他讲解和修改文章,像开药方给他开书单。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他,认为我看走了眼。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推介他——《一个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》,预言他将成为基层大众写作者中的一个标杆式作家。这个预言现已被验证了。除了莫华杰,我正在东莞带的弟子还有周一、马益林、陈月秋,他们已在《北京文学》《花城》《作家》《芙蓉》等名刊上崭露头角。周一的非虚构作品还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。这每一个人都是“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”。

记 者:20年前,您写《河床》时,写的是自己的故乡;近年来,您似乎越来越多地将笔墨落在“他乡”。不知道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样的?是会重返记忆中的故乡,还是会继续书写更广阔的他乡?

陈启文:我在散文《故乡的眼睛》开头写了这样的一句话:“无论走到哪里,走得多远,下意识的,我总觉得有一双波光闪烁的眼睛盯着我。那是故乡的眼睛……”这么多年来我确实将主要精力投入了“他乡”的书写,但也在不断书写故乡。在报告文学写作上,最近还有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源动力——中国散裂中子源》即将出版。这是最具挑战性、最有写作难度的一部报告文学。接下来,我会将主要精力投入小说创作。近期已在《作品》杂志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《大货司机》,并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这是我小说停笔十年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。我在创作谈中说:“我的小说被另一种文体改写了”,对,就是报告文学改变了我的小说。我通过“深陷”式的采访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素材。这些素材有的适合写报告文学,有的又特别适合写小说,我感觉一辈子都写不完。在专攻小说时,我是一个所谓的纯文学写作者。在写了多年报告文学后,我的小说被另一种文体改写了,变得粗粝了,有杂质了,没那么纯粹了,连我自己也觉得其中夹杂着许多嚼不烂、咽不下的东西,让我如鲠在喉。这也许就是我要书写的真相——从客观真实到本质真实的双重真相。我准备先写几部中短篇小说,然后投入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,而此前的一切写作只是我未来写作的前提。

诗意栖居:日常空间里的文学点滴

诗行落于纸笺,伴你悄然入眠。在全季酒店,这样的夜晚已逾十载。每日择取一首当代诗歌置于客房的“全季诗签”,由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发起。他说:“我们不是要成为诗人,而是要过诗一样的生活。”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王计兵,不少诗句就曾出现在“全季诗签”上:“如果人生是一把斧子/诗歌就是木头/如果人生是一把锤子/诗歌就是钉子/如果人生真是一场旅程/诗歌就是酒店/从春天一路走来/又向大雪走去……”诗人宋煜创作的十几首作品曾入选“全季诗签”,他深感慰藉:“每次想到有旅人在陌生的城市读到自己的诗,总会感到一丝暖意。”在亚朵酒店推出的“竹居图书馆”中,豆瓣高分好书正陪伴旅人踏上旅程。去年,一本《黑羊》从新疆喀什漂流5400公里,来到厦门的亚朵竹居。近期,上海、广州等地还将连办四场“行走的阅读·翻书见己”新书分享会,让作家、编辑与爱书人相遇。胡成新作《河西走廊》入选8月“行走的阅读”书单,他寄语读者:“也许就是现在,我们该抛下这一切,动身去往理想。”

今年儿童节前后,支付宝“疯狂碰友节”在全国各地便利店推出的“童心奖状”,再度唤起大众对“便利店文学”的关注。在湖北,李修文在奖状上写下“只要月光高高在上,一切都来得

文场众声

文学不仅是我们的精神食粮,也通过各式各样的物质媒介显影。从酒店诗签到便利店寄语,从作家文创到图书盲盒,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,我们都能听到文学的呼吸与脚步声。希望本期三则记录文学现场的“拍立得”,能为读者在身边捕捉“大文学”的踪迹提供一份行动指南。欢迎广大读者来稿(wymbxb@vip.126.com),分享生活与文学现场的所感所悟,畅所欲言。

——编者

及”;在东北,双雪涛写的是“很多小时候不着边儿的愿望,才是现在真正应该去实现的”。河北退休职工王玉珍、山东农民诗人吕玉霞等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,也积极参与到“童心奖状”的留言中。半年前,刘震云在便利店的黑板上写下“大家都辛苦了”,打开了一扇以文字倾诉自我的窗口,春去夏来,“便利店文学”依旧张贴着每一个过路人的心灵。

“人,诗意地栖居。”留心走过的每一寸空间,文学的“青鸟”或许就在此处。

作家文创:随时随地与大师“对话”

今年6月至9月,上海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正在举办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展,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,玩偶、小挂包等“陀氏文创”成了被追捧的对象。网友们

的世界文学经典在当下依旧鲜活、生生不息。

盲盒阅读:纸质图书的别样生机

近年来,国内各大出版社、文化品牌与独立书店相继在电商平台推出图书“盲盒”,寄寓着出品方的文化气质:尾岛书店的“灵魂碎片书”盲盒,将读者许愿与店铺选书相结合,通过“共读”建起一座沟通心灵的“岛”;理想国的夏日限定福袋中,除了编辑部精选的文学、艺术、历史类高分好书,也有一只“人生解忧护书袋”,让阅读兼具实用性 with 仪式感。

小红书网友“Sylvia”每年都会买几次图书盲盒。对她而言,这是“日复一日里需要一些小小的未知”。最近她收到了先锋书店的盲盒:一只梧桐叶形香包,娜恩·谢波德的《活山》,以及安妮·埃尔诺与米歇尔·波尔特的对话录《真正的归宿》。她说:“两本书,一个向内挖掘,一个向外消融,看似各走各的路,却都在找一种可以安心把自己交付出去的方式。盲盒开到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打开的那一刻,心中依然有期待,有欢喜,有不动声色的温柔。”

“盲盒”为纸质图书市场增添了别样的生机,在数字化与碎片化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仍会有油墨书香抵达读者。(印筱萌)